



为，这样的一些传闻不仅会浪费资源，甚至会影响到学生调整自身学习方式以适应学习环境的内在动力。

所谓的学习的“关键期”也许并不存在。那么你为它如此张目，除了制造一些紧迫感外，于读书来说到底有何益处呢？而这个紧迫感具体到目前读书的现状，除了徒增焦虑和放弃外还能有什么呢？

说到这种炫耀式、警告式的阅读鼓吹，我想起有人分析印度教育时，提到一位印度教师说过的一段话：“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博物馆花了3个小时，看那些激光装置、那些玻璃仪器和各种发光，然后三小时以后这个（普通阶层的）孩子会感到完完全全的无助、深深的无力感。因为当他或她回家以后，什么也做不了、什么也无法延伸。这些巨型的机构，更像是权力和财富的炫耀品，而不是亲近这些孩子的教育载体。”

这段话引申到我们说过了头、做过了头的阅读呼吁、阅读推广上，有什么启示？

启示就是它给了我们一个隐喻：过头未必是好事。渲染、鼓吹未必就能产生吸引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惜用刺激的方式冲击孩子的心灵，然而，实际结果却可能是把孩子震慑了，吓着了。我们实际扮演了“恐吓”的角色。

我们现在的读书推广和指导，是不是很多时候正做着这种印度教师说的“建造炫人眼目的博物馆”的事？把读书说得神乎其神，把指导做得玄而又玄，结果必然也像这类博物馆一样，自己反对了自己。你不但没实现你的初衷，反而给人们带来对阅读的无力感和恐惧感，带来对阅读的焦虑。于是就出现了当下最反常的怪现象：鼓吹读书越

得劲，人们疏离读书就越远。鼓吹阅读的人扮演的却是把人们从阅读上赶走的人。

除了焦虑外，这个呼吁里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：一方面我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关键年龄读关键的书的鼓励上，貌似我们意识到了读书的阶段性问题，很重视读书的年龄差别。而另一方面我们对读书的阶段性问题又视而不见，真正地忽略了对阅读理解的阶段性的接纳，漠视它的存在。

读书是有阶段性的，读书的理解和接受跟年龄和阅历有关。年龄和阅历无法跨越，这决定了读书的阶段性鸿沟无法人为跨越，无法靠阅读“指导”去填补。可我们却又容忍不了孩子读书的“幼稚化”。别忘了，“幼稚化”恰恰是阅读阶段性的反映，是阅读真实的、可贵的，有价值的一面。有的人看到学生阅读理解幼稚可笑，就着急，就想直接跨过这个幼稚阶段，抵达所谓的成熟、深刻。这其实就是无视阅读阶段性存在的反映，是催熟行为，是阅读的大忌。

四、热衷于阅读干预，过度强调读书指导

书从历事方知味，理到平心始见真。人的阅读是有阶段性的，如果他的思维和阅历没有同步跟上，干预基本上是没用的。读书的阶段性决定了读书要少干预。处在浅阅读阶段你强行进行深阅读，深的是皮毛，得来终觉浅。人的成长与读书的精进是同步发生的，由浅入深的过程不能省略。什么年龄段就会有什年龄段的读书理解（不能以个例解释一般）。很多阅读体验和理是要靠年龄和阅历赋予的，要靠年龄增长自然获得的。生活、时

间和阅历带给读书的“指导”超过了任何教学指导。读书的教学指导不能做超越学生阅读阶段的事。

无论怎样的阅读指导，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阅读的干预行为。对于阅读来说，这种干预越少越好。最高境界是无干预。无干预于阅读的意义就是还归阅读的天性、天趣的本质。阅读对无干预状态是有需要的。让阅读在自然状态、渴求状态发生，就是阅读指导最大的功德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成全这种自然状态的阅读。

有意思的是，相对老舍称为兴趣阅读的做法，我们现在流行的阅读指导的做法无一例外都属于干预式阅读。老舍的5个兴趣阅读做法为：第一，读书没系统；第二，读得很快，而不记住；第三，读完一本书，没有批评，谁也不告诉；第四，不读自己的书，不愿谈论自己的书；第五，哼，算了吧。而我们的做法是信任教学阅读，热衷于列书单，开讲堂，做解读，发导引。

现在我们倡导整本书阅读，目的就是寄希望于它能实现无干预式阅读。当前整本书阅读把重心和追逐放在方法和指导上是值得反思的。

五、主张要读很多的书，拼命提倡阅读量

事实是阅读量从来都不是读书的根本问题。余秋雨就反对要多读书的观点：你读的最必要的书不多，后来的书是根据你的心理结构选择的，所以整体说来，你读的书不会太多。一个人的阅读量其实不用太多。

澎湃新闻曾问2017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：“你是不是读了很多书？”熊轩昂回答：“我读书也不多，但是读的书都还挺有